李忠诚 著

女人不哭

72

军事谊文出版社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责任编辑：谢玲莺
封面设计：孙　岩



作者简介：

李忠诚，四川达县人。1959年11月生，1978年3月入伍，现为海军政治部保卫部正团职干事。

20余年间，先后发表各类新闻作品多篇。

《女人不哭》，是其继1998年8月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中原奇兵》出版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纪实小说。

ISBN 7-80150-111-X

9 787801 501110 >

ISBN7-80150-111-X/I・22

定价：18.00元

China

女人不哭

——一位军嫂的自述

李忠诚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人不哭/李忠诚著.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10

ISBN 7-80150-111-X

Ⅰ. 女… Ⅱ. 李…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802 号

书　名：女人不哭

著　者：李忠诚

出版发行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
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印刷者：北京谊文印装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8.22

字　数：206 千字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0150-111-X/I·22

定　价：18.00 元

China

序

王 景 堂

忠诚同志80年代初在军校读书期间，其文学创作就已崭露头角，那时我在系里创办了一个综合刊物《舷梯》，他就常有作品发表，后来一发不可收，在军内外报刊杂志上频频抢滩，我看过一些，甚感欣慰。之后由于工作的调动，多年来未能谋面，直到1998年我们又聚到一起，其时我正为庆祝解放战争胜利50周年组织编写一套“大写实丛书”，邀他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个重要阶段。他第一个交稿，我也得以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读后真是大喜过望。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今的李忠诚早已不是在军校时坐在前排，认真听我讲写作课的那个李忠诚了。一部近20万字的纪实长篇《中原奇兵》在他手中驾轻就熟，情节曲折、文笔流畅。这套丛书1999年出版获好评，《人民日报》载文介绍过。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这其中自然也有李忠诚的功劳。

《女人不哭》是他第二部纪实作品。

按说，他所写的主人公，我平时已有所了解，读起来不会有什么新奇感，然而，我错了。我拿到书稿的那几天，正赶上为研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究生授课，时间较紧，我想等忙过这阵儿再看吧。可是有一天我不经意翻了翻，谁知这一翻也就放不下了，硬是忙里偷闲一口气读完了这部20多万字的长篇。

平心而论，此书算不上是什么传世佳作，也不一定引起什么轰动效应。但是，从书中透露出的真情实感，却不能不让读者动容。

一个乡间小女子，一个嫁给军人的军嫂，在生活的重压下，历尽坎坷，百折不挠，以至离夫别子，独闯天下，这是人类生存能力、生活向往的真实回归，仅就这一点，本书向读者传达的信息就是弥足珍贵的。

人生在世，活法不同，评价各异。依靠前辈阴庇没出息，不择手段醉生梦死遭唾弃，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没志气，惟有那靠自己奋斗改天换地，也改变自己的人，生活中才能迸放出耀眼的火花，万紫千红的人生是由这些火花组成的，《女人不哭》中的军嫂水仙就是这样一束火花。

这是生活的亮点，不仅能照亮那些在岗和下岗军嫂的心田，对于一般年轻人来说，也都是人生的火把。

生活态度不可消极，更不可颓废。社会总会有弊端的，不要让它们迷住你的双眼；光明永恒，在于你善于发现亮点；前途在召唤你，希望在你眼前，如果有谁对此理解不深，请读一读《女人不哭》吧。

忠诚同志嘱我写篇序，我就拉拉杂杂说了以上这些话，算是交差吧。

2000年7月8日

China

目　录

序 …… 王景堂（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6）
第三章 …… （37）
第四章 …… （51）
第五章 …… （70）
第六章 …… （86）
第七章 …… （102）
第八章 …… （117）
第九章 …… （135）
第十章 …… （150）
第十一章 …… （170）
第十二章 …… （189）
第十三章 …… （205）
第十四章 …… （222）
第十五章 …… （242）
后记 …… （256）

China

第 一 章

我要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

我的故事虽然都是生活中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琐碎小事，但我深信，读者看后一定非常喜欢。因为我把我的故事曾经讲给许多朋友听过，他们听后都鼓动我把它写出来，借此鞭鞑那些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谈钱色变的“正人君子”；激励那些在前进的道路上，尤其是在商海大潮中被狂风暴雨吹打得濒临淹没，上岸就此一蹶不振的人，重新点燃生命的火星，烧起熊熊的烈火，驱散心中的愁云，看到一片蔚蓝的天空，扬起希望的风帆，到达胜利的彼岸；赞美那些曾经关心、爱护、支持过我的所有天下好人。

我不敢说我是事业上的一个成功者，但我敢说我至少不是事业上的一个失败者。面对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我虽然痛苦过、懊伤过、悔恨过，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退缩过，每次都是从地上爬起来，拍净身上的尘土，擦干脸上的汗渍，继续奋力前行——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别的力量支撑起属于自己那片蔚蓝的天空。如今，我有了自己的车子，也有了自己的公司，虽然是一家不大的公司，但这些都是我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浸泡出来

China

的。我不知道我前面的道有多长，路有多宽，但我充满信心．纵使前面的路弯弯曲曲，泞泥坎坷，我也会披荆斩棘，勇敢地朝前走下去。因为我始终坚信：路，在脚下延伸……

在我的故事没有全面铺开以前，我得先把我丈夫——大山的简要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五十年代末一个天寒地冻的日子，我的丈夫大山降生在四川省大巴山区一个偏僻乡村的地地道道的农民家庭。

大山的家乡三面环山，土地贫脊，交通十分闭塞。在他的记忆里，他没有城市孩子那样幸福的童年。6 岁开始放牛，7 岁父母把他送到大队小学读书。这个年龄如果处在城市正是花一样的季节，上学放学几乎都是父母接送，口袋里装满了很多好吃的零食。面那时的他，不但没有人接送，而且放学后必须帮助父母干家务活：放牛、带弟妹、割草。因为他的父母先后生下他们兄妹 8 个，他在家排行老大。因此，绚烂天真的童年离他似乎很远很远，生活的艰辛离他似乎很近很近……

大山多次给我讲过，他当兵以前的生活特别苦。从 7 岁开始直到 15 岁初中毕业的这段日子里，一年四季，无论天晴下雨、刮风下雪，背上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背草兜。每天天刚亮，母亲就把他从床上吆起来，不管他睡得早晚，也不管他睡没睡醒，若是连吆三声仍然没有动静，接下来的就是竹条上身。他每天非常自觉，早晨只要母亲一叫，就翻身一骨碌爬起来，拿起割草刀、背起背兜、赶着牛上山，一边放牛一边割草或拾柴禾。遇到牛耕田的时候，他每天都要割三大背兜草：早上一背兜，中午一背兜，晚上一背兜。尤其是下雨天，日子就更苦了，一背草回家，脚上沾满了泥水，浑身必成“落汤鸡”。他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他所在的中学为了培养学生们“在广阔的天地大有作为”的思想，办了一个农场，每个学期

China

除三分之一时间用来学文化外，其余都放在“学工学农”上面。他住校的口粮都是从家里带，每月从家里顶多只拿 30 斤大米（学校只收大米，不收杂粮）。由于他正是吃长身饭的时候，一天只吃一斤米的饭显然是不够的。他说，他上高中的两年，真是饿惨了，有时晚上饿得睡不着，那个时候，他特别羡慕食品站杀猪的和粮店卖粮的。有天饿得实在没办法，就和他玩得好的三个同学商量，一个出米，一个想法到他父亲的食品站买斤肉来，他和剩下的一个同学负责拣干柴，晚上用洗脸盆焖肉饭。那天晚上后半夜，他和同学悄悄起床，在寝室的墙角支上两块砖，生火忙碌了起来。正当他们准备美美地吃上一餐时，却被查铺的校长“逮”住了。校长当即就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分别狠狠地“训”了一通。回到寝室，他们以为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校长做得更绝，把他们害得好长一段时间都没脸见人。第二天早上吃饭前，校长通知班主任，叫他们 4 人把头天晚上未动的饭盆搬到办公楼前，立正站在那里等着，然后集合全校师生参观，真是把他们的脸面全剥光了……

现在，只要有人提起那时乡下的生活，大山总是把头摇得鼓圆，满脸愁容地说起那段难忘的往事……

他们生产队住有 30 户人家，160 来号人，一半姓周，一半姓胡。村里人都很勤劳、很善良，也很团结。但由于那时农村政策不对头，辛辛苦苦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顿饱饭、好饭。现在说来都有点好笑，当时大伙吃的盐巴和晚上点灯用的煤油，都是定量供应，买时必须得拿鸡蛋换取。每个劳力每天挣的工分钱只够买 1 斤盐巴，集体分的粮食只够吃半年，余下的半年全靠吃国家的反销粮了，村里有不少人还吃过稻糠、咽过野菜……

每次我们回他老家探亲的时候，他都要给我们讲他小时候喂的那头黄牛的故事和他领着弟妹分肉等汤的故事，不管女儿听得

China

懂不懂、愿不愿意听，他也不停地讲。他说那时农村实行的是工分制，每年每人口粮钱要1200个工分才能保住。喂养一头能耕田的牛，每天能得4个工分，一年下来，保一个人的口粮钱足足有余。由于家里人口多，村干部为了使他家一年少补几个工分钱，照顾他家喂一头牛。他喂的那头大黄牛牙口特好，长得又高又大，膘肥体壮，周身黑毛，两只角犹如两瓣月牙又长又尖。牛性特别烈，村里一般人是不敢靠近它的。若是牛鼻绳一脱落，村里人撵几座山也休想把它抓住。但他有办法，只要他一吆喝，牛就停下来不跑了。接着，他跑上去，只要用手一摸牛的胯裆，牛就乖乖地被他抓住了。他对牛的感情非常深，夏天，经常把牛牵到河里，给牛洗澡，用梳子刮顺牛毛；冬天，怕牛冻着，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抱一捆稻草放在牛圈里，让牛睡着暖和。牛耕田的时候，要是哪个主人用竹条抽了牛，他定会六亲不认，痛骂别人一通；若是牛耕田时间长了，累得“吃饭”不好，他定会天不亮就把牛悄悄牵上山，找个隐避的地方把牛藏起来，弄得村干部哭笑不得。

但牛也有令他生气的时候，那就是好斗、贪色。一见公牛，尾巴一翘，跑过去就打起来；一见母牛，就性欲大发，一个劲地往上靠，绳子拉也拉不住。有天傍晚，他背着牛草赶牛回家，路上碰到一头母牛，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牛就是不走。一气之下，他用弯刀连砍三下牛尾巴，才把牛赶回家……

他还说，他当兵以前最有意思的事，就是深更半夜领着弟妹分肉等汤：那时农村宰杀生猪的政策特别严，根本不允许集体和私人私杀生猪，哪怕是集体和自家养的也不行。如果谁要胆敢违反，私杀生猪让上头的人知道了，队干部挨批、撤职且不说，具体操刀杀猪的人还要弄到公社游街。尽管这样，还是有些不怕事的队干部敢冒这个险。大山他们生产队的队长就算其中的一个。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个子不高，满头白发，岁月的风霜在脸上刻下了一道道深深的皱纹。老人解放初期入党，是全大队最老的党员，在社员们心目中很有威望。当他见社员们的生活很苦，下水田干活确实挪不动步子的时候，心里像针刺一样疼痛，总是把全队的社员召集在一起，开个社员大会，共商晚上杀猪分肉的事。会上，他几乎都是重复这样一句话："你们杀吧，天踢下来，我顶着。"社员们见队长如此"仗义"，因此，每次杀猪的时候，准备工作都做得很充分。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次杀猪的时间一般都选择在下半夜，因为此时过路人少，不易被人发觉。具体负责杀猪的4人，也非常小心：杀猪时，一人负责用布捂死猪嘴，不让猪叫出声来；两人负责把猪按在板凳上，另一人负责操刀杀猪。整个杀猪过程干得天衣无缝、无声无息。

猪死后，负责杀猪的4人又手脚不停地忙开了：一人拿刀在猪脚上划一条口，然后用嘴堵住刀口给猪吹起；一人拿木棒在死猪身上拍拍打打，不一会儿，猪就被吹了起来；另两人忙着烧水……半个小时后，猪就被抬上了灶上的大锅里，毛被刮得干干净净。

接下来，就是开猪膛、挖内脏、剁猪头、砍猪脚……

等这些工序都完了，人们才开始排队分肉。每次队里私杀生猪，都只敢杀一头；分肉是按每家每户人头分的，前后总共要分三次：分一次生肉，分一次熟肉（猪头、猪脚和猪内脏）和煮肉的汤。分生肉时，为了避免有人说长道短，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来，事前便采取了一种极为古老的办法："抓阄"（依1、2、3、4……顺序，每个纸团上写一个阿拉伯数字），然后按照各家所抓数码的先后顺序，从猪尾一刀刀截着往下分，这样做，谁也没啥吭。那时，不这样做不行呐。因为大伙都很穷，谁都想分猪

China

身上最肥的地方，目的是拿回家可以多熬一点油，日后炒菜好用。

碰到队上杀猪分肉时，大山家的父母都不到场，都是大山领着几个弟弟妹妹去。临去时，尽管他的父母再三叮属他，分完生肉、熟肉后就赶紧领着弟妹回家，别耽误了第二天上学，他也满口答应过父母，可去了后就把父母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了。为了分到那点肉汤，他和他的弟妹常常在寒冷中等到很晚很晚，待肉汤分到，和弟妹一块喝几口后，回家方才睡得着……

大山初、高中时的同学都知道，他读书的时候非常淘气。不是学习上的淘气，而是喜欢骂班上的女孩子。他上初中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一个女孩子，额头前出，脸往里凹，长得很像古时的猿人。于是，在班上，他给那个女孩起了一个绰号，叫“猿猴”，弄得那位女孩隔三差五就大哭一场。这还不算，有天上午那位女孩到村里一位女同学家玩，他看见了，就日娘骂老子地大骂了一通，骂得那位女孩哭着跑回了家。

村里的女同学气得不得了，跑到他母亲面前告了状。

中午大山回家吃饭，前脚还没迈进门坎，就见母亲拿起小板凳向他砸来，他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母亲在后面追，追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追着他。

他的母亲是个急性子，干什么事都风风火火，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在村里人缘特好，是出名的热心肠人。家里只要有好吃的，不论男女老少，只要路过他家门口，不管别人有没有事、乐不乐意，她都要拉人家到家里吃饭。家里的东西，不管大件小件、值不值钱，只要别人张口借，她都二话不说，满口答应。在村里女劳力中，就数他母亲的农活干得最好，每天干活的工分最高——9分，比全劳力只少1分。他的父亲是五十年代末期的初中生，从小学到高小，成绩一直是全年级的第一名，是学校保送

China

升入初中的。大山的父亲上学的时候比当初大山上学的时候还要可怜。据大山的奶奶讲，大山的父亲一年四季都是赤着脚板上学，很少穿过鞋子。上学的费用都是靠大山的姑姑养猪提供。初中第三学年的暑假，大山的父亲到大山姑姑家去玩，看到自己姐姐猪圈里养的猪，便顿生想法，他每学期开学，都是拿姐姐卖猪的钱到校报名，现在刚刚放假，若是把姐姐的猪牵一头回家，养上四十天，岂不是可以多卖几个钱，上学时经济也可以宽余一点。于是，便把自己的想法向姐姐说了，姐姐也痛快地答应了弟弟的要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当大山的父亲准备上学的前一天，他从姑姑家牵回的那头猪突然得病死了。当时，大山的奶奶正在地里干活，当她听到这个消息后，差点昏了过去……

那天晚上，一阵阵轻轻的抽泣声把大山的父亲从酣睡的梦中惊醒，他微微睁开双眼，揉揉惺忪的眼睛，一瞧，原来抽泣声是从隔壁母亲房间发出的。他撩开蚊帐，轻轻下床，从门缝里瞧见母亲正在煤油灯下一边缝补衣服，一边掉眼泪。霎时，一股酸楚涌上他的心头，眼泪像雨点般滚落在地上。

一夜之间，大山的父亲觉得自己长大了。没办法，他只好辍学，回家务农……

四年后，大山的父亲当了大队书记，到大山当兵的时候，当书记当了整整二十年。他的父亲在当村干部二十年的时间里，没干过半点对不起良心的事。教育自己的孩子不像他的母亲动不动就打，总是耐心教育。他的母亲则不同，他们兄妹中，若是有一人犯了家规，全体都得受株连，挨皮肉之苦，一个也跑不脱。他的母亲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己的孩子犯了错误，一定要打到解了心头之恨为止，否则，撵几座山、几道弯也要撵。可想而知，那天下午，他的母亲气到何种程度。

China

大山这小子也真够鬼的，在他母亲追他的过程中，他专拣水田埂跑。母亲跑，他就跑，母亲走，他就走，整个下午始终和母亲保持二三百米的距离。他怕中途被人拦住，有意用水田里的稀泥巴抹在赤裸的上身，直到天黑，从乡里开会回来的父亲向母亲保证，等他回家，一定打他，才善罢甘休。那一次，大山在山上蹲了一夜，不敢回家。

从这以后，大山再也不敢淘气了……

15岁大山上了高中，他终于甩掉了背上的背草兜，但家里冬天烧煤的担子又压在了他的肩上——

鸡叫头遍，大山就翻身下床，挑着煤筐，打着哈欠，揉着睡意惺忪的双眼，向三十里外的葫芦煤矿赶去。一路上，他嘴里啃着生红苕，在墨黑墨黑的夜里发出“砰嚓、砰嚓”的亮响声。当清晨美丽的明月江还沉浸在恬静的梦中时，他瘦小的身影已走过了十几里乡间羊肠小道，匆匆趟过清澈见底的河水，又渐渐将明月江远逝……

日光接近晌午，蝉鸣的噪音将酷暑推上顶峰，火辣辣的太阳无情地将炽热射向大地，大地笼罩在一片热浪之中。明月江畔无遮无掩，六月的骄阳把沙滩上的沙粒烤得滚烫滚烫。此时，小大山已挑着煤返家了。他一身汗水，满脸通红，双手乌黑，赤足踩进明月江中，一丝凉意袭上心头，惬意极了。他多想搁下肩上的担子，脱掉身上的衣服，一丝不挂地跳进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可他害怕中暑，便快速走过。当他一脚踏上沙滩，就像踩在烧红的铁板上，如同触电似地缩回脚，脚印里的水气迅速消散在阳光下。他一咬牙，两只脚一踮一踮，像跳“迪斯科”一般，飞快地跑过沙滩，肩上80来斤煤显得那样轻。

整个暑假，他就这样三点一线地忙碌着。一挑煤，往返行程五十多里。

China

四十多天下来，大山虽然双脚打满了血泡，肩上的嫩皮落了一层又一层，最后磨出了一层厚厚的老茧，瘦小的身子越来越黑，但他的身体变得更加结实了，纤弱的心灵在风雨磨砺中一天天变得更加坚强了……

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制度。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已一年的他，高兴得几夜没合眼。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考试前的三个月，他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开夜差学习。渴了，喝碗凉水；饿了，啃个生红苕；困了，用凉水冲头……。结果，高考成绩不尽人意，没考上大学。

恰在这时，征兵工作开始了。大山跃跃欲试，瞒着父亲悄悄报了名。

当时，大山的父亲是不希望他当兵的，希望他重新回到学校复读，再考大学，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可大山就是不领这个情，当兵的决心很大。到区上体检那天，正值寒冬腊月，天空下着毛毛细雨，路很滑。为了赶上体检时间，他头天晚上12点就悄悄起了床，戴着斗笠，赤裸着双脚，打着手电，冒着冰凉刺骨的寒风，在霏霏细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奋力行走，整整走了三个小时的泞泥羊肠小道，到达区医院门口时，天依然黑着，四周没有人影，只有幽幽的路灯发出暗暗的光亮……

大山的身体顺利过关了。可他的父亲却把公社分给大队一个当兵的名额，让给了公社一位副书记的儿子，说："你的儿子是初中生，我的儿子是高中生，留在家里复习可以考大学，还是你的儿子当兵去吧。"大山听到这个消息后，气得两眼直冒火星，第一次向自己的父亲发火了。

那天上午，大山父子俩在自家自留地给菜浇粪。大山的父亲对他说："孩子，我把当兵的名额让给了公社赵书记的儿子，你还是再去学习，复习复习考大学吧！"

China

“我不干了!”大山一听，气得把粪桶一甩，生气地说。

“你敢!”大山的父亲吼道：“你现在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

那年，要不是大山在部队当干部的叔叔探亲回来，亲自找接兵人员疏通关系，大山是不可能顶掉其他大队的名额当上海军的。

1978年初，大山当上海军后，凭着山里人的吃苦精神和孜孜不倦的执著追求，在部队入了党、上了军校、提了干，如今是北京某部队机关的一名团职干部……

我和大山第一次见面是1987年7月28日傍晚在他表姐家。他在提干以后和未认识我之前的6年时间里，几乎是年年探亲回家找对象。他每次探亲回来都是住在他婶婶家。那时，他的婶婶在市里一所小学当教师，比大山只大5岁。据他的婶婶后来对我讲，大山每次回来，别人给他介绍的对象不少，前后加起来恐怕比一个加强排的人还要多，但成功率非常小。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是大山看不上，有的是人家看不上大山。正儿八经同大山处过对象的也只有三个。一个是药厂的保管员，叫顾倩，谈了一个月，他就嫌女生个子太矮不谈了；一个是纺织厂的会计，叫袁红，比大山小4岁，人长得高高大大，漂漂亮亮，大山很满意，但谈了一年，最后女方嫌他家里弟妹多，主动同大山断了，把大山伤心得大病了一场；第三个，也是大山相处的时间最长的一个，谈了整整三年，女生名叫于晓芬，是一家医院的医生，比大山大2岁，她的心肠特别好，大山父母去她家，她待两位老人比待自己的亲生父母还要亲，不仅每餐给老人烧好吃的，而且每天还把洗脸、洗脚水都亲自端到老人跟前，有次，大山的母亲在市里住院不能动，她一点也不怕别人笑话，把大山的母亲背上背下，因此，大山的父母对她特别好，逢人便夸儿子找了一个好媳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